

人生体验与家国感伤

——宋词中“洛阳花”的象征意蕴

马云雷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 宋词中有大量与“洛阳花”相关的意象书写,这种追忆式的书写具有多重象征意蕴。“洛阳花”及其相关物事既是洛阳繁华兴盛的体现,也见证了社会动乱与历史兴衰,它被宋代词人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北宋时期,词人用之表达离愁别绪、闲情逸致以及韶华易逝的人生体验;南宋时期,词人则用之表达沧桑凄凉、血与泪的家国感伤。“洛阳花”的象征意蕴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有关“洛阳花”的记忆成了宋代词人共同的“洛阳情节”,而作为文化符号的“洛阳花”,则成为他们追忆美好事物的精神桥梁。

关键词: 宋词; 洛阳; 意蕴; 南渡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21)03-0066-05

汉唐时期盛极一时的神都洛阳,入宋后虽已不是国家政治中心,但仍保持着旧时的繁华兴盛,宋代文人雅士常聚集于此赏花游园、赋诗填词。其中,被称为洛中盛事的“洛阳赏花”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洛阳花”及其相关物事也因此成为宋代词人感叹人生盛衰的绝佳对象。南渡以后,羁旅飘零、山河破碎的悲痛占据了词人的心灵世界,他们思乡恋阙,追忆昔日中原洛阳的繁华,魂牵梦萦以“洛阳花”为代表的洛阳风物,并将其写进词中寄托家国兴亡之叹。可以说,“洛阳花”是宋代词人心中最具代表性的洛阳印象,宋词中有关“洛阳花”的书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记忆。宋代词人笔下的“洛阳花”蕴含着丰富的隐喻与情感,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文学意蕴、反映出的词人精神风貌及社会政治状况也有所差异。对“洛阳花”象征意蕴的探究,有助于推动宋词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宋词中“洛阳花”意象之表现

文学视域下的洛阳不只是一个城市代名词存在,它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据《全宋词》^①,宋词中与“洛阳”意象相关的语句出现的频率较高,共有118次,其中与“洛阳花”有关的超过半数(包括指代洛阳的“京洛”“洛城”等,见表1)。

据表1,宋词中与“洛阳花”有关的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洛阳花”“洛阳春”“洛阳城”等直接相关的“洛阳花”意象,此类还有“洛阳风流”“洛阳姚魏”“洛阳芳菲”等;另一类多以追忆怀念的形式出现,以南渡之后的词人为主,如“犹记洛阳”“梦魂重到京洛”等,也与“洛阳花”的意象有关。笔者主要以“洛阳花”意象之集合,来具体分析其代表的不同意蕴。大多数时候,“洛阳花”指洛阳牡丹,即洛阳姚魏。王水照先生曾指出“牡丹和洛阳牢牢地铸为一体以寄慨抒怀,使牡丹不仅通称为洛阳花,并成为洛阳的象征物,大大丰富和扩展了牡丹这一诗歌意象的内涵。”^[1] 本文涉及的“洛阳花”虽然以牡丹为主,但不局限于牡丹,如梅花等也被视作“洛阳花”。以牡丹为代表的“洛阳花”这类带有强烈视觉效果的花意象被文人诗化之后,呈现出浓郁的艺术力量,被人们视为洛阳春天最富生机的景象。欧阳修《洛阳牡丹图》诗中有“洛阳地脉花最重,牡丹尤为天下奇”^[2],对洛阳牡丹赞叹有加。欧阳修还著有《洛阳牡丹记》,详载北宋洛阳花木之盛,且专门讨论牡丹之栽培种植。《冷斋夜话》所载北宋词人刘山老至洛阳赏花的故事,亦可见出“洛阳花”之负有盛名“刘破子,青州人,拄一拐,每岁必一至洛中看花,馆范家园,春尽即还京师。”^[3]^[46] 北宋文人

收稿日期: 2021-01-07

作者简介: 马云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

爱花赏花成风,“洛阳花”在士大夫心目中地位之高自可想见。即使到了南宋,陆游还在《天彭牡丹记》中提

及洛阳牡丹,可见洛阳作为“花都”对宋代词人影响之大。“洛阳花”由此大量滋长在宋人的词作中。

表1 《全宋词》中出现的“洛阳花”及相关语句

语句	次数	语句	次数	语句	次数
洛阳花、洛城花	18	洛阳地脉	1	洛阳正值芳菲节	1
洛阳春、洛城春	12	京洛寻春	1	洛城樱笋	1
洛阳城	8	宛然京洛	1	艳过京洛	1
洛阳风流	4	望断洛阳	1	犹记洛阳	1
洛阳红	2	寻思京洛	1	洛阳三顷	1
洛阳姚魏	2	相逢旧京洛	1	闻道洛阳	1
西都竞栽接	1	西都花似锦云同	1	忆昔西都	1
曾看洛阳旧谱	1	洛阳盛事	1	洛阳归去	1
洛阳醉	2	洛阳梅	1	洛阳芳讯	1
梦魂重到京洛	1	洛阳常见画图中	1	洛阳图画旧见	1

宋词中“洛阳花”被赋予的多重内涵具有独特的象征意蕴,其意象集合所蕴含的意义指向和功能是丰富的,词人创作时的政治状况和生活环境都会导致相同意象产生不同的意蕴。

二、北宋“洛阳花”:韶华易逝的人生体验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云“夫洛阳,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风俗之习、岁时嬉游、声诗之播扬、图画之传写,古今华夏更莫比。……噫!繁华盛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铜驼遍于伊洛。虽宫室苑囿,涂除皆尽。然一废一兴,循天地无尽藏,安得光明盛大,复有如洛阳众贤佐中兴之业乎?”^{[4]1-3} 洛阳山水柔美壮丽,洛阳花草繁艳盎然,宋代词人游于此时,岁月浪漫;家国破碎之后回首,过眼云烟。他们缅怀洛阳,眷恋“洛阳花”,思考自身命运,满怀对盛世繁荣的想象和追思。“洛阳花”是宋代词人青春岁月的象征、失落不遇时的精神寄托,凝聚着他们岁月流逝、世事无常、喜怒哀乐的人生体验。

(一) 图得洛阳春色看:离愁与别绪

洛阳多次出现在欧阳修的笔下,欧词中的“洛阳花”更多出现在离别的场景。他的四首《玉楼春》写离洛前、离洛中、离洛后的不同场景,呈现了细微的别离过程,尤其是与“洛阳花”相关的意象饱含着词人怅惘感伤的离愁别绪。比如欧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洛城春色待君来,莫到落花飞似乘”“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常忆洛阳风景媚……关心只为牡

丹红”。时钱惟演判河南府,广招贤才,出仕不久的欧阳修在钱氏幕府充当推官,闲暇时和僚友赏花游园成了必不可少的活动。其四首《玉楼春》,或写词人在洛阳送别友人,难以割舍之下叮嘱友人在花开前再来;或写景佑元年春词人离任之时,遥想在洛阳期间的种种生活场景。“洛阳花”作为欧阳修初入仕途经历的见证,如今离开洛阳之时他仍对之依恋不舍,感叹岁月不居、时光飞逝。牡丹与洛阳在他心中已经融为一体,使其成为一个忠实的“花下客”。词人内心忧愁牵系于对洛阳的思念,仰慕“洛阳花”之美艳,而这美艳已变为一种难言之感觉,只有于词中来宽慰自己。当词人远离洛阳后再次追忆往事,“洛阳花”便勾起他内心的无尽失落,成为他记忆场景中浓墨重彩的一道风景。

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常会引发词人对时光不断流逝的焦虑,而时间的悲剧就在于它不可逾越。对于欧阳修而言,“洛阳花”既是人生美好佳境的象征,又是生命盛衰、岁月无常之体现。正如他在《玉楼春》中所咏叹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在离开洛阳多年后,欧阳修再次追忆起昔日好友谢绛,最是难忘少年事“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2] 曾经在洛阳的种种往事,正体现在他的《夜行船》中“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无限的追忆往往使词人陷入落寞,孤独中醒来便恍如春梦。词人以牡丹花之新陈代谢为参照,书写别离感

伤 追忆缅怀洛阳风物旧事。可以说,“洛阳花”在欧阳修词中已成为一种意象符号,与时间、生命、青春融为一体。

与欧阳修同属“西京文人群”的词人张先,对洛阳的记忆同样意味深长。洛阳的秀美春色令张先牵肠挂肚,故以“洛阳花”寄寓其与友人别离的愁绪。其《木兰花》云“有情愿寄向南枝,图得洛阳春色看。”向南枝即梅花,张先在杭州送友人北归洛阳,嘱咐友人待洛阳春天时寄一支梅花以赏洛城春色。作者对友人真挚细腻的感情及对洛阳繁华生活的怀念都凝聚在那洛城梅花之上。词人黄裳《喜朝天》有云“送愁思,衾寒更怯霜风。惹起离恨,为光阴恼,人意无穷……先顾丽人期约,痛赏候、花开洛城红。”其中的“洛阳花”作为恋人之间风花雪月的见证,同样带给词人幽深的相思离情和对花期的憧憬。

(二) 闲看“洛阳花”: 闲淡与情伤

跛子刘山老,世传其有道术,寿一百四十五岁,每岁必至洛阳看花,人皆羡慕其洒脱乐观。刘山老《满庭芳》词云“洛阳,花看了,归来帝里,一事全无。”洛阳花开得正好,词人不远千里至洛阳赏花,归来后心中平静超然,真正达到了放浪形骸状态下的“一事全无”。刘山老的友人陈瓘亦有《满庭芳》,其词云“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华。又还乘兴,闲看洛阳花。”花开时的洛阳就如世外桃源,不仅吸引达官贵人,即便身如浮云的刘山老也闲看“洛阳花”,洛阳城也成了隐逸出世的理想乐土。陈瓘倾慕刘山老不问世事行走山林的不羁,流露出对超脱尘世的渴望,于此中稍稍得到了精神慰藉。“洛阳花”满城绽放,家家户户都沐于春风之中,世人如何不愉悦闲适?正如《临江仙·闻道洛阳花正好》词云“闻道洛阳花正好,家家庭户春风。”“洛阳花”蕴含着宋人对生机、青春、繁华休闲生活的期待,词人则借以抒发闲情逸致。

值得注意的是,词人们除了以“洛阳花”表达离愁与闲淡,还用之追忆情伤,花之意象在时间上凝聚着他们往昔的儿女情长。如果说“洛阳花”直接带给词人以闲淡洒脱的感觉,那么从侧面以追忆方式呈现便多了一些凄婉迷离的审美意蕴。晁补之《夜合花·和李浩季良牡丹》词云“百紫千红,占春多少,共推绝世花王。西都万家俱好,不为姚黄。……无言自有,檀心一点偷芳。念往事情伤。”词人回忆起牡丹开满洛城、人们争相赏花的盛况,追忆往事,“洛阳花”的美还是令自己黯然伤神。此

处,象征着繁荣富贵与美好景象的“洛阳花”却与伤心事一同浮现出来,花与生命之经历一一在回忆中融合,于记忆中寻找失落、体会感伤。

三、南宋“洛阳花”: 家国命运盛衰的感叹

《洛阳名园记》云“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4]18}在朝代更迭、山河破碎之时,洛阳的盛衰极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北方的陷落成为南宋词人始终无法忘却的痛,他们回首北方,昔日的繁华都已化为烟云。特殊的时代总有一些惯用的意象,而独特的意象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创作主体的主观色彩。到了南宋,词中的“洛阳花”意象尽管延续了北宋时期以之寄托对洛阳岁月怀念的传统,但不再局限于词人自我情感的抒发,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更多融入了中原沦陷的亡国之痛和对昔日繁华的魂牵梦绕。南宋词人笔下的洛阳已经演化为一个文化景象,“洛阳花”成为书写怀国思乡情感的特殊载体。

(一) 不堪回首洛阳春: 怀念中原河山,凄惨寓于悲壮

靖康元年,金人南下侵略中原,“十二月犯,洛阳留守王襄南窜”^{[5]1373}。中原沦陷在金人的铁骑下,洛阳人变成了颠沛流离的异乡客。洛阳人陈与义南奔,颠沛流离,辗转至岭南。“洛阳情结”自南渡始就一直伴随着他。这种情结不仅是词人对故乡风物的牵挂缅怀,也是凄惨的亡国之痛。陈与义《虞美人》词有云“十年花底承潮露。看到江南树。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此词作于靖康元年春,词人南奔至邓州,家国已陷,遥想洛阳城桃花不及昔日,对国破家亡、飘零异乡的现实难以接受。词人寻找精神的憩园,“洛阳花”便成了思念故国家乡的象征。刘辰翁曾说,此词“读之,宛然当日之痛”^{[6]578},可谓贴切。此又正如词人内心之独白“予洛人也,既更衰乱,奔窜潜伏,烟尘阻绝,身世相吊,遑遑乎羁旅之忧,忽乎岁月之久也。”^{[7]581}适逢乱世,飘零逃乱,自己如同天涯孤客,离乱的环境让他追忆起洛阳时每每悲恸。陈与义词中的“洛阳情结”亦是当时南渡词人内心最真实的反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8]1084}与陈与义同属“洛中八俊”的朱敦儒,于建炎元年北方陷落后开始南渡,经淮河至金陵,奔至岭南。流落他乡、飘零江湖三十二载,朱敦儒的词浸透着去国怀乡的愁苦和故国破灭的悲

凉。在洛阳时的朱敦儒是“清都山水郎”，饮酒赋诗、插花醉酒，狂放不羁，浪漫就如一场春梦。南渡后朱敦儒的大部分词作总是浸润着他深郁的“洛阳情结”，漂泊生涯也总是让他在追忆当年时郁闷不已。《鹧鸪天》词云“极目江湖水浸云，不堪回首洛阳春。天津帐饮凌云客，花市行歌绝代人。穿绣陌，踏香尘。满城沉醉管弦声。如今远客休惆怅，饱向皇都见太平。”在异乡回忆起洛阳春色与那盛开的“洛阳花”，他内心充满惆怅失落与隔离感。《忆秦娥》词云“霜风急。江南路上梅花白。梅花白。寒溪残月，冷村深雪。洛阳醉里曾同摘。水西竹外常相忆。常相忆。宝钗双凤，鬓边春色。”岭南梅花勾起词人对家乡洛阳的无限愁绪，正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9]414}。人生短暂，岁月无常，自然物候的变化引发词人的感叹，异乡霜风中的梅花使得词人伤感倍增。如今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时过境迁，在与中原文化长时间隔绝后，词人顿生孤独与飘零之感。家乡洛阳的风物令人魂萦梦系，洛阳梅花与个人命运融为一个时空，此处的“洛阳花”既是对自身与家国的感怀，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象征。

南宋中后期，统治集团玩物丧志、苟且偷安，收复中原变得遥遥无期，词人们追忆中原，伤心悲恸，词中的“洛阳花”也便平添一抹凄凉悲壮的色彩。文及翁词中的“洛阳花”便寄托了他渴望收复失地却报国无门的愤懑。其《贺新郎》词有云“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坠泪。簇乐红装摇画艇，问中流、击楫谁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钱塘遗事》记载“蜀人文及翁登第后游西湖，一同年戏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赋此《贺新郎》。”^{[10]15}词人内心愁苦压抑，壮志难酬，故在词中直言不讳地抨击南宋朝廷醉生梦死，回首洛阳曾经繁盛的花世界，如今已是一片缥缈之地。统治者不思进取、纸醉金迷，让渴望收复故国的有志之士空遗悔恨。

陈著，南宋灭亡时已是六旬老人，人生暮年故国仍不复见，词人心中那份独有的理想随着朝廷灭亡终于销声匿迹。其《念奴娇·咏牡丹》词有云“洛阳地脉，是谁人、缩到天涯天角。”不管此处的“天涯天角”是否隐喻陆秀夫幼帝于崖山投海殉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词人想到远在天涯海角的洛阳牡丹，一定会联系到这一幕悲剧。词人心目中的“洛阳花”随着失望悲痛而烟消云散，留给他的唯有内心的煎熬。

(二) 堪恨洛阳花渐已：犹记昔日繁华，沧桑寓于惆怅

南宋词人逃离中原后寓居他乡，沧海桑田，九死一生，对昔日北方繁盛太平的追忆就成为南渡后镇定人心的安慰剂。因此，纯客观地描写“洛阳花”之繁盛，在南宋词人笔下是较少的，而更多的是内心蓄积了惆怅唏嘘之情。词人追忆昔时繁盛的“洛阳花”，目睹逐渐衰败的局势，今昔对比便形成强烈反差。吕本中《渔家傲》词有云“记得旧时清夜短。洛阳芳讯时相伴。”绍兴十四年春，距南渡已十七年有余，老迈的词人于院中赏牡丹，满目凄冷心凉。这景象又引起了他对旧时京洛风味的追忆，字里行间萦绕着对昔日繁华的思念。其孙吕祖谦在《祭林宗丞文》中回忆“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之而南。”^{[11]221}可见中原文化于吕本中内心深处的重要性。王十朋《点绛唇》词有云“忆昔西都，姚魏声名旺。堪惆怅。醉翁何往。谁与花标榜。”词人歌咏牡丹，追忆昔日西都洛阳姚魏之风骚，那时承平盛事的场景便浮现心头，令人惆怅万分。王十朋在词中流露出对往昔繁华的追寻和重建当年繁华的渴望，沧桑之感难以言表。吕本中与王十朋都曾在北方生活过，经历靖康之难后，他们的怀旧之情更加强烈。南宋词中这种对昔日繁华“洛阳花”的追忆触目可见。如曾觌《生查子》“颜笑洛阳花，肌莹荆山玉”、《定风波》“犹记洛阳开小宴，娇面，粉光依约认倾城”，刘辰翁《虞美人》“回首伤流落，洛阳闲岁断春风，怎不当时道是、洛阳红”，赵师侠《醉江月》“遥想京洛风流，姚黄魏紫，间绿如铺纡。小盖低回雕栏曲，车马纷驰园囿”，等等。

至南宋末，词中“洛阳花”的象征意蕴更为丰富，其重要意涵就是以花暗指朝代兴衰。词人在创作中往往不直接描写现实，而是用昔日“洛阳花”之盛衰隐喻南宋家国之兴亡，并以此寄托对故都繁华的留恋之情，表达黍离之悲，希图警醒统治者。刘克庄《昭君怨》词有云“曾看洛阳旧谱，只许姚黄独步，若比广陵花，太亏他。旧日王侯园圃，今日荆榛狐兔，君莫说中州，怕花愁。”词人对比今昔，遥想那时京洛牡丹繁华的盛世美景，诉说对国家衰亡的失望。《六州歌头》词云“忆承平日，繁华事，修成谱，写成图。……休回首、河洛丘墟。”追寻昔日洛阳之繁华，便如那牡丹独占魁首，如今中原沦落，洛阳已是陷落荒芜，恍如牡丹凋零在荒烟蔓草之中，以自然景物牡丹之盛开凋谢，暗指朝代由盛而衰。王沂孙《水龙吟》词云“繁华梦、如流水。……怕洛中、春

色匆匆,又入杜鹃声里。”词人写院中牡丹盛开,雍容华贵,可笔锋一转,繁华却如流水易逝,盛况难久。此外,张炎《绮罗香·红叶》之“谩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陈允平《玉楼春》之“迢迢归梦频东里。堪恨洛阳花渐已”,均以花寄托兴亡之感慨。可见,“洛阳花”的声音已经成为时代之声,随着故国的覆灭走向寂灭。

四、结语

通过对“洛阳花”意蕴的讨论,可以了解宋代词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书写“洛阳花”的心灵世界及精神风貌。北宋时期,“洛阳花”是洛阳必赏之景色;南宋时期,“洛阳花”就如同陷落的中原一般,其盛衰象征着朝代的兴亡。它既能用来表达词人的离别愁绪、超脱闲情以及青春易逝之人生体验,又能用来表达词人流落飘零、复国无望的惆怅以及报国无门的家国感伤。对于和洛阳情结紧密相连的“洛阳花”,词人们便通过追忆形式,用文字去构建一个自己的精神憩息地,“洛阳花”正是词人与繁华洛阳之间的精神桥梁。马尔库塞曾说“真正的乌托邦植根于对过去的记取中。”^{[12]237}曾经的繁华与美好虽然消逝得杳无踪迹,但是作为特殊文化符号的“洛阳花”意象,仍贮藏在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象征系统中,留待后人撷取。从宋词中“洛阳花”所呈现的象征意蕴,还可以看到意象与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如傅道彬所说“中国文学与意象有着深刻的联系,象征系统是中国哲学和艺术的基本表现方法,中国文学鲜明的艺术特征就是以意象表现为基础,而最艺术、最传统的文化符号,往往牵系着一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经历和心灵世界……意象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蕴涵,也叙述着我们民族走出荒蛮走向文明的艰难历史,而在原始意象中,我们倾听到了古老的声音,沿着古典词语走进中国文学的象征世界。”^{[13]4}“洛阳花”便是中国古代浩瀚

的文化象征世界中的一分子,象征着曾经的繁华盛世和美好景象。它在宋代词人心中的地位不可替代,他们对洛阳的向往及对中原的怀念之情都倾注于“洛阳花”。这些随时代不断变换的思绪融化于此,便构成了“洛阳花”的意蕴,亦丰富了洛阳文化内核。

注释:

①本文宋词原文均引自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全宋词》。

参考文献:

- [1]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J].文学遗产,1994(3):74-83.
- [2]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4,24.
- [3]惠洪.冷斋夜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6.
- [4]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从书集成初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18.
-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73.
- [6]刘辰翁.须溪评点简斋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578.
- [7]李处权.崧庵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81.
-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1084.
- [9]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414.
- [10]王瑞来.钱塘遗事校笺考原[M].北京:中华书局,2016:15.
- [11]吕祖谦.吕东莱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1.
- [12]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37.
- [13]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4.

[责任编辑 于湘]